

民國拾年四月在甯購自柯城



重刊西安縣志

拾壹

西安縣志卷四十七

藝文

中

序

晚秋陪盧侍御游石橋序

唐于諤邵

以公責左遷于茲迨一周星矣首疾心痲繼日經懷實由
南冠尙簪憂所未忘是以幽求人境之外將蕩滌煩慮得
請石橋久之豈無他人不如我志願言卒獲者亦久之殿
中侍御史范陽盧子至監理下國未浹辰而居簡乘暇行
鑣載勒致爲客數公方駕儼從如林煌煌乎奔走乎墟落

延屬乎禪官

疑

矣三登彌高累息以進而後偕集於橋下

徒觀乎挂長虹以飛來陵半霄而勢去下空如豁纖羅不

生上頂爲

缺

佳木藁秀不可得而總載也以爲本于融結

庸可自然資於造化力役不及明矣東極太末北走長安

羅郭雉堞如示諸掌大田多稼宜乎有秋羣山積翠以回

合好鳥追飛

亂

上下有是勝賞以是開懷盡賦新詩以紀

一時之事也侍御以嘗忝鵷沼潤色鴻業以文司錄俾序

良游敢復畢辭多慙朽敗

文苑英華原本

送竇秀才序

唐于邵

曩歲忝西掖舍人與秀才世同官游朝赴玉墀夕下金闕

於今二十年矣今復左遷僻地羈旅信安東遊邂逅相遇

而能倍

一作信

年下禮論舊加敬實高標雅裁爲邦家之光

故懷袖雄文予得興詠長途逸足予將企望而殿中侍御

史范陽盧公聿來監州持我文柄解簡書之畏嘗翰林主

人來者飲德挹之不竭嘯歌攸同迨茲中冬將盡厚意不

虞作別況予之

缺

名輩者乎如何選

一作撰

舟告我行邁羅

郭之下穀川可厲枯桑憊而不知有風暮天晦而且欲飛

雪此時以長年其悲懷故曷日相會哉

文苑英華原本

送蔡秀才序

唐于邵

蔡氏之子曰虛舟以十月良月旅次於信安謂余老於文
者展後進之禮清晨來思贈余舊文凡數十篇與之討論
導以無倦蔡子迺盱衡而納焉夫如是則何患乎名不揚
道不行春官卿復將示諸掌乎此公達公亦以永日言飲
之酒時無間焉客非滯者游有常者言告言歸明日遂行
雖江南地暖於景度短急張帆便風猶可及遠蔡子其將
邁乎常山公于邵叙別

文苑英華原本

南陽集序

宋祁

員表予以布衣偕計來京師凡當世有名士必求得其文
盡疏之牘凡數十百家其間南陽趙叔靈詩纔十餘解治
整有法度渾焉所得不琢而美無丹雘而采然恨未見
多齊醴亟酬聞雅音不禁曲其嘽於願也後四十年予爲
益州於是叔靈之孫扑以殿中侍御史領益路轉運使始
盡得叔靈所集疾啟而玩快然乃大償所素則詩之外又
有文焉其文恢動沈蔚不減於詩然叔靈以詩自名信其
好也叔靈名湘潭化中貢士未試而春官已題其警句於
都堂之壁俄中第調廬江尉閱期卒於官生平所蘊未及

設張論著不盈志名雖在四方而不徹天子賞恨大宵與
化而蟬報享之昧昧使仁鄙一歸於數可勝歎哉殿中曰
君旣知吾祖請遂冠篇以信於傳予曰諾大抵近世之詩
多師祖前人不巧奇博於少陵蕭散於摩結則肖貌樂天
祖長江而摹許昌也故陳言舊辭未讀而先厭若叔靈不
傍古不緣今獨行太虛探出新意其無謝一家者歟惜壽
奪其壯不克廣取而究述寧天於詩有所嗇乎殿中蹈慶
址復有名於時爲天子才臣則叔靈弗大於身而大於後
有身雖歿其言意所謂不朽者叔靈尙無憾云

遂初堂書目序

宋毛

夫結繩旣代圖籍肇興繇領有作典章爰著周官所掌
皇五帝之書楚史能通八索九邱之政韓子東聘始見
經李叟西游僅究藏室志昆邱之放者固已繆悠探禹穴
之奇者曾何彷彿遐哉邈矣有足徵乎更秦焚滅之餘遭
漢搜揚之盛輶軒徧于天下竹簡出于壁中世主之所討
論羣儒之所綴緝前稱七略未有中經劉蒼終莫得之黃
香所未見者罕歸私室悉入內朝然自雒邑初遷多從亡
逸建安重擾半雜煨塵近則散落間閭遠或流布海寓繇

是博雅君子薦紳先生踵尙風流迭相傳寫壯武牛車兼
兩鄴侯籤裘累萬雌黃審其未正殺青存夫不刊而家藏
之積殆與中秘侔矣且夫商盤周鼎世以爲古而無適時
之用晁采夜光人以爲瑤而非畜德之具識天道之精微
揆人事之終始究物理之變化者其惟書乎故六藝立言
之訓九流經世之要傳注之學辭賦之宗技巧之方氏姓
之考齊諧之志邱里之談雖云殊塗皆有可用誠應世之
先務資身之本業歟晉陵尤延之始自青衿迨夫白首嗜
好旣篤網羅斯備日增月益晝誦夕思重之不以借人新

若未嘗觸手耳目所及有虞監之親鈔子孫不忘多杜侯
之手校表層樓而儷富託名山而共久不已盛乎若其剖
析條流整齊綱紀則有目錄一卷甲乙丙丁之別可以類
知一十百千之凡從于數舉僕雅竊通書之好每資餘燭
之光猥辱話言屬爲序引研精覃思固不逮于楊雄單見
淺聞復有慚于袁豹勉濡翰墨祇塵簡牘而已太末毛升
平仲序

趙清獻公集序

名

歲戌子九月余從川闡徹棘歸成都守詹君牧甫送於江

汧勞苦問狀牧甫曰不佞自樹殖則無狀獨徵獻程猷意
脈脈不忘昨從簿書填委中得檢前守趙清獻公集刻之
茲且問叙余曰唯唯念已閱歲矣因憶而爲之言始余入
錦城下岷川顧瞻全蜀蓋未嘗不徘徊而有慨於中云昔
者巨浸滔天鼃靈內禪華陽灌莽猶然閭閻之區文景以
來魑結鳥徙笮馬襲僮賈販所負竊亦未知教化爲何物
乃今志蜀者動稱沃野天府稱禮義之邦遵何德至是耶
非秦季冰漢守文翁之烈然與冰從灌口鑿離堆導岷支
行溉田千萬頃至今飛渠蕩漚遠不能咫尺遺蹟依然

翁建陽先生受學博士明經飭行歸以爲右職次亦使孝弟
力田蜀人自是知學二子之功當與蜀天壤俱敝也閔道
先生在慶厯西人無事先生不爲駭俗可喜之功晝日鳴
琴引鶴在堂皇夜焚香密禱所善敗已爾乃貌之者徧天
下而蜀人至與冰文翁功烈祠爲三謂清德之度越非耶
二子以功先生以德故曰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
言余未睹先生集其立言傳世余所不知要之先生不朽
者自在先生能使蜀人尸祝之如二子不在乎言之文不
文也牧甫且以先生隻語無所不司世教用梓以傳抑余

又聞之先生太末人也與牧甫同梓里牧甫以宦轍視先生則蜀舊守也以里居視先生則鄉先進也牧甫恬靜遂志與道合真學先生於鄉稔矣一行鎮蜀朞月政成矧也牧甫才而文也他日成都集出蜀人世習而誦之有異乎牧甫之傳先生哉

趙清獻公文集序

宋陳仁玉

開慶己未冬湖廣蠻興仁玉自講厦受遣馳至太末未至城里許見有表曰孝弟里者知爲清獻趙公故所居也題顏漫漶門堠欹傾惕然不自安顧雖倥偬亟遣葺之而以

蘇長公所書匾刻之心乃稍安及邊遽旣息頗諏公之遺
文逸事而故府無傳焉嘻公爲本朝第一流人此郡自生
民以來亦未有如公之盛也一言一行後來者當遵奉以
爲標的而可闕弗著乎旣乃訪得章貢所刊集本而旁搜
散佚以補足之刊成盍序所以刊之意仁玉竊惟天地之
大曰誠而已誠則純純則久久則神金石可開也豚魚可
孚也極而至于際天蟠地行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
之間甚通而順甚捷而疾人見其妙用無方不可以限量
計卽而察之則無以異于人也曰誠而已若公者其知誠

之所爲乎凡所行之質于天者此也凡所言之質于君者
此也人稱其孝於親忠於君清於身其美不可勝贊合而
言之此誠也或曰公之學多出于佛及得濂溪爲寮而有
聞焉宜於是焉變矣而卒不變仁玉謂公之堅清超卓可
以離塵絕欲者偶與佛氏合至其發言制事立朝治郡之
迹皆中度合則守常達變非蔽於佛者之爲也嘗試考濂
溪措諸用者觀之有以異乎蓋自濂溪教法未大彰明以
前諸公往往以其性之所近而有得于佛者固多矣不當
以是議公也因併著之

趙清獻公文集序

元僧家奴

嘗聞山嶽鍾秀天產英彥作名臣爲鉅公維持世教輔昆
王化矧邦家之光迺天下之福也惟賢人君子德符鳳麟
非一朝一夕易爲之有良由百千年間一二人焉予忝臺
檄循察省治覈實憲蹟由浙歷閩海道輶過太末郡郡乃
清獻公之里也公宋朝名臣屹立臺端讜言正操確乎其
不可拔挺然其不可奪諫必納劾必黜泰彰臣道日新君
德雖憲秩移牧寬猛濟事予宿仰休風咨訪公文得諸郡
庠手閱簡集奏狀等篇如雪寃正法折大臣陳執中之抗

獄精論明辯斥宣徽王拱辰之辱命釋繫婦以安外寇納
歐陽以充內輔披裂忠肝張揚義氣他如扞彈權倖誅鋤
強悍擿姦燭幽發政施令皎如星月厲若雷霆宜哉公以
道自任當時名流推服海內同聲亦以斯道與公宜哉公
在熙豐間正色立朝匡君利世雖斯文之召觀公之子吼
請隧碑銘於朝哲宗嘉歎骨鯁敢言之氣以愛直名其碑
偉哉功烈俾千載之下端人正士起敬起慕夫死生予奪
固人主之柄安危利病實臺察之繫吁後之司言秩者聞
鐵面之名挹蓮峰之青不覺凜然嗚呼山嶽精英鳳麟禎